明皇雜錄/逸文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舞者，樂之容也。有大垂手、小垂手，或象驚鴻，或如飛燕。婆娑，舞態也；蔓延，舞綴也。古之能者，不可勝紀。開元中，有公孫大娘善劍舞，僧懷素見之，草書遂長，蓋壯其頓挫勢也。

《御覽》卷五百七十四。案上並見《樂府雜錄》，此疑有誤。

開成末，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，其腰支不異女郎也。

同上。此亦疑《樂府雜錄》文。

天寶中，上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，皆居宜春北院。上素曉音律，時有馬仙期、李龜年、賀懷智洞知音律。安祿山自范陽入覲，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，安皆陳於梨園，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。有中官白秀貞，自蜀使回，得琵琶以獻。其槽以邏逤檀為之，溫潤如玉，光輝可鑒，有金鏤紅文蹙成雙鳳。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，音韵淒清，飄如雲外。《六帖》「如」作「出」。而諸王貴主洎虢國以下，競為貴妃琵琶弟子，每授曲畢，廣有進獻。

《御覽》五百八十三。《六帖》六十二。

李林甫子壻鄭平為戶部員外，嘗與林甫同處。一日，林甫就院省其文，遇平櫛髮，見林甫坐處甘露羹，取而食之，曰：「縱當華皓，必當鬚黑。」明日，果有中使至，賜林甫食，中有甘露羹，遂以與平。平食訖，一旦髮毛如。

《御覽》八百六十一。《海錄碎事》十上引云：「李林甫壻鄭平，鬢髮斑。明皇幸林甫第賜食，以甘露羹與平食，一夕鬢如黛。」疑《御覽》有脫誤。

唐楊慎矜，隋室之後。其父崇禮，太府少卿，葬少陵原。封域之內，草木皆流血。守者

以告，慎矜大懼，問史敬忠。忠有術，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。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，罷朝歸，則裸袒桎梏，坐於叢棘。如是者數旬，而流血亦止。敬忠曰：「可以免禍。」慎矜媿之，遺侍婢明珠。明珠有美色，路由八姨門，貴妃妹也。姨方登樓，臨大道，姨與敬忠相識，使人謂曰：「何得從車乎？」敬忠未答，使人去簾觀之。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，乃曰：「後車美人，請以見遺。」因駕其車以入，敬忠不敢拒。明日入宮，以侍婢從。帝見而異之，問其所來，明珠曰：「楊慎矜家人也，近贈史敬忠。」帝曰：「敬忠何人，而慎矜輒遺其婢？」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。上大怒，以告林甫，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，以吉溫陰害，有憾於慎矜，遂搆成其事，下溫案之。溫求得敬忠於汝州，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，潛謀大逆，將復宗祖之業。於是賜自盡，皆不全其族。

《廣記》一百四十三。

唐盧懷慎，清慎貞素，不營資產，器用屋宇，皆極儉陋。既貴，妻孥尚不免飢寒，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。為黃門侍郎，在東都掌選事，奉身之具，纔一布囊耳。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。卧病既久，宋璟、盧從愿常相與訪焉。懷慎卧於敝簀單席，門無簾箔，每風雨至，則以席蔽焉。常器重璟與從愿，見之甚喜，留連永日。命設食，有蒸豆兩甌，菜數莖而已，此外翛然無辦。因持二人手謂曰：「二公當出入為藩輔。聖上求理甚切，然享國歲久，近者稍倦於勤，當有小人乘此而進。君其志之。」不數日而終。疾既篤，因手疏薦宋璟、盧從愿、李傑、李朝隱。上覽其表，益加悼惜。既歿，家無留儲，惟蒼頭自鬻，以給喪事。上因校獵于城南，望墟落間，環堵卑陋，其家若有所營，因馳使問焉。還白懷慎大祥，方設齋會，上因為罷獵。因憫其貧匱，即以縑帛贈之。

《廣記》一百六十五，《御覽》八百四十一，《避暑錄話》上。

唐崔曙應進士舉，作《明堂火珠詩》，續有佳句，曰：「夜來雙月滿，曙後一星孤。」其言深為工，文士推服。既夭歿，一女名星星，而無男，當時異之。

《廣記》一百九十八。

開元中，有名醫紀明者，吳人也。嘗授秘訣於隱士周廣，觀人顏色談笑，便知疾深淺，言之精詳，不待診候。上聞其名，徵至京師，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，俾周驗焉。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，若中狂疾，而又足不能及地。周視之曰：「此必因食且飽，而大促力，頃復仆于地而然也。」周乃飲以雲母湯，既已，令熟寐。寐覺，乃失所苦。問之，

乃言：「嘗因太華公主載誕三日，宮中大陳歌吹。某乃主謳者，懼其聲不能清，且長食蹄羹，遂飽，而當筵歌數曲。曲罷，覺胸中甚熱，戲於砌臺，乘高而下。未及其半，復有後來者所激，因仆于地。久而方蘇而病狂，因茲足不能及地也。」上大異之。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，拜舞於殿下，周顧謂曰：「此人腹中有蛟龍，明日當產一子，則不可活也。」上驚問黃門曰：「卿有疾否？」乃曰：「臣馳馬大庾嶺，時當大熱，既困且渴，因於路傍飲野水，遂腹中堅痞如石。」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，立吐一物，不數寸，其大如指。視之，鱗甲備具，投之以水，俄頃長數尺。周遽以苦酒沃之，復如故形，以器覆之。明日，器中已生一龍矣。上深加禮焉，欲授以官爵，周固請還吳中，上不違其意，遂令還鄉。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，敘述甚詳。

《廣記》二百十九，《御覽》九百三十，《證類本草》三四，《吳郡志》四十三。

哥舒翰嘗鎮於青海，路既遙遠，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，日馳五百里。

《廣記》四百三十六。

上在東都，遇正月望夜，移仗上陽宮，大陳影燈，設庭燎，自禁中至於殿庭，皆設蠟炬，連屬不絕。時有匠毛順，巧思結創繒彩，為樓三十間，高一百五十尺，懸珠玉金銀，微風一至，鏘然成韵。乃以燈為龍鳳虎豹騰躍之狀，似非人力。

《六帖》四。

正月望夜，上與葉法善游西涼州，燭燈十數里，俄頃還，而樓下之歌舞未終。

同上。

三元日，宣令崇玄學士講《道德》、《南華》等經，羣公咸就觀禮。

同上。

上自解紅玉帶賜寧王。

《六帖》十二。

上以紫金帶賜岐王，蓋昔高宗破高麗所得。開元中，高麗遣使來朝，宴內殿，因從容言於內臣曰：「紫金帶本國亡是。歲荒民散，干戈屢起，幸在內帑，一見足矣。」上聞之，封付其使。

同上。

帝友愛至厚，殿中設五幄，與五王處，號五王帳。

《六帖》十四。

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，韓公嘗令祿山洗足。韓公脚下有黑點子，祿山因竊窺之，韓公顧笑曰：「黑子吾貴相，汝亦能有之乎？」祿山曰：「某賤人也，不幸兩足皆有，比將軍者黑而加大。」韓公奇而翫之，益親厚。

《六帖》三十一，《唐語林》末句作「約為義兒，彌加慰勉。」

吳道玄善畫，將軍裴閔請畫天宮寺壁。道玄曰：「聞將軍善舞劍，願作氣以助揮毫。」閔欣然為舞一曲。道玄看畢，奮筆立成，若有神助。

《六帖》三十二。

明皇自為上皇，嘗玩一紫玉笛。一日吹笛，有雙鶴下，顧左右曰：「上帝召我為孔昇真人。」未幾果崩。

《六帖》三十八。

興慶宮帝潛邸，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二樓，與諸王游處。祿山犯順，乘遽以聞，議欲遷幸，置酒樓上，命作樂，有進《水調歌》者曰：「山川滿月淚沾衣，富貴榮華能幾時！不見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飛。」上問誰為此詞，曰：「李嶠。」上曰：「真才子也。」遂不終而去。

《六帖》六十一、《碧雞漫志》。又《六帖》九十四作：「羯胡犯京，上欲遷幸，復登

樓置酒。有一少年自言工歌，歌云云。上聞之，潸然流涕，顧侍臣云云，不待終曲而去。」與此小異。

羯胡犯京，上欲遷幸，復登花萼樓，置酒四顧，乃命進玉環。玉環者，睿宗所御琵琶也。異時上長樂宮中，常置別榻，以帕覆之，不以雜他樂器，而未嘗持用。至是，命樂工賀懷智取調之，又命禪定僧段師彈之。

《六帖》六十二、《雞脇》。

元獻皇后思食酸味，明皇以告張說，因進經，袖出木瓜以獻。

《六帖》一百。

玄宗曰：「我祖破高麗，獲紫金帶、紅玉支二寶，朕以岐王初進《龍池》篇，賜以金帶，以紅玉支賜妃子，後以賜阿蠻。」

《海錄碎事》十五。

六月一日，上幸華清宮，是貴妃生日，上命小部音樂。小部者，梨園法部所置，凡三十人，皆十五歲以下。於長生殿奏新曲，未名，會南海進荔枝，因名《荔枝香》。

《海錄碎事》十六。

玄宗夢仙子十餘輩，御卿雲而下，各執樂器懸奏之，曲度清越。一仙人曰：「此《神仙紫雲迴》，今傳授陛下，為正始之音。」上覺，命玉笛習之，盡得其曲。

同上。

玄宗夢凌波池中龍女，製《凌波曲》。

同上。

崔琳三十年間，無中外緦麻之喪。

《事文類聚》前集五十二。

開元中，嶺南獻白鸚鵡，養之宮中，歲久，頗聰慧，洞曉言詞。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。性既馴擾，常縱其飲啄飛鳴，然亦不離屏幃間。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，數遍便可諷誦。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，上稍不勝，左右呼雪衣娘，必飛入局中鼓舞，上六字《六帖》作「即飛至將翼。」以亂其行列，或啄嬪御及諸王手，使不能爭道。忽一日，飛上貴妃鏡臺，語曰：「雪衣娘昨夜夢為鷙鳥所搏，將盡於此乎？」上使貴妃授以《多心經》，記誦頗精熟，日夜不息，若懼禍難，有所禳者。上與貴妃出於別殿，貴妃置雪衣娘于步輦竿上，與之同去。既至，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，鸚鵡方戲於殿上，忽有鷹搏之而斃。上與貴妃歎息久之，遂命瘞于苑中，為立塚，呼為鸚鵡塚。

《事文類聚》後集四十六、《六帖》九十四。

上所乘馬有玉花驄、照夜白。

《能改齋漫錄》十四。

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。

同上。

明皇用葉法善術，上元夜，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，以鐵如意質酒而還，遣使取之，不誣。

《碧雞漫志》。

上幸東都至繡嶺宮。

《玉海》百五十七。